

柏拉图对话录之一

斐多

Phaedo

杨绛译注

柏拉图对话录之一

斐多

Phaedo

杨绛译注

Copyright ©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斐多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/ (古希腊) 柏拉图著；
杨绛译注。—北京：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，
2011.3

ISBN 978-7-108-03600-1

I. ①斐… II. ①柏… ②杨… III. ①苏格拉底 (前
469 ~ 前 399 年) - 生平事迹 IV. ①B502.2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5134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
封扉设计 蔡立国

责任校对 何敏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制 作 北京金舵手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.25

字 数 62.5 千字

印 数 0,001 - 8,000 册

定 价 26.00 元

杨绛先生译柏拉图《斐多》

序 言

柏拉图的对话录《斐多》，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，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，以及饮鸩致死的过程。在西方文化中，论影响的深远，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《斐多》相比。因信念而选择死亡，历史上这是第一宗。

苏格拉底生在动荡的时代。伯罗奔尼撒的战事，令现存的价值观受到了怀疑。从业石匠的苏格拉底，在雅典的市集内牵引市民参与讨论：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和行为。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，后世称之为“接生法”：苏格拉底并不作长篇大论，而是提出问题，往返之间，令对手渐渐自缚于矛盾，而从困境中获得新见地。他于公元前 399 年在雅典受控被判死刑。从柏拉图另一对话录《辩护》中，我们得知他的罪名是误导青年、颠倒是非黑白，以及否定希腊传统神祇的存在。事实上，恐怕嫉妒和毁谤，才是他被控的主因。

苏格拉底本人不曾留下文献。我们可以想知，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所说的话，不尽出于其口，其中有不少应是柏拉图借老师的口说话。《共和国》内最脍炙人口的理念论，即是其中一例。苏格拉底的风韵神态令门徒心仪，倒是显然

易见的。而这种风韵和他的相貌无关，纯粹是心灵的外发力量。从另一对话录《酒会》中可以得知，他又胖又矮、相貌奇丑、酒量惊人、充满反讽，而非常能言善辩。

在《斐多》中，苏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为活泼而深刻。如果他要苟且偷生，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，或答应从此保持缄默，不再在雅典街头与人论道。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。即在今日，他在就义前从容不惧，与门徒侃侃论道的情景，仍然令人惊叹向往。

在《斐多》中，苏格拉底一再呼唤他内在的“灵祇”，指引他正直的途径。我们可以说，在西方文化史上，苏格拉底第一个发现了个人良知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内在的声音并不囿于个人，而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。哲学既是对智慧和正义的热爱，也就是团结人类社群和宇宙的义理定律。由此观之，哲学是幸福快乐不会枯竭的泉源，因此能战胜死亡。

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他最后时刻的描述，至今天还是西方伦理学的基础。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，自然有不同的传统，但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不论在西方或中国，我们都应该感谢杨绛先生把《斐多》译成了中文。推动中西思想和理念的汇合和交流，《斐多》实在是一本最适当的经典著作。

德国莫芝宜佳（博士、教授）敬序

（史仁仲译）

目 次

杨绛先生译柏拉图《斐多》序言 〔德〕莫芝宜佳·····	1
译者前言·····	1
斐多·····	3
译后记·····	96
出版说明·····	98

译者前言

我这篇翻译根据《勒布经典丛书》(*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*)版《柏拉图对话集》原文与英译文对照本(英国伦敦1953年版)第一册193-403页《斐多》篇英语译文转译。英文译者是法乎勒(Harold North Fowler)。

我的参考书有以下几种:

《哈佛经典丛书》(*The Harvard Classics*)收藏家版本(Collector's Edition)美国格洛列企业公司(Grolier Enterprises Corp.)1980年版柏拉图对话选的《斐多》英语译文。译者纠微特(Benjamin Jowett);

《柏拉图的〈斐多篇〉》(*The Phaedo of Plato*),附有序言及注解,盖德(W. D. Geddes)编,伦敦及爱丁堡1863年版;

《柏拉图的〈斐多〉》(*Plato's Phaedo*),附有评注分析,瓦格纳(William Wagner)编,克来门(Willard K. Clement)修订,波士顿1894年版;

《柏拉图〈斐多篇〉》(*The Phaedo of Plato*),附有序言及注解,威廉逊(Harold Williamson)编,伦敦麦克唐

伦出版公司 1924 年版。

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，一般只能音译。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，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，只增添译文的涩滞，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。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，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。

本篇对话是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）受刑那天，在雅典（Athens）监狱里和一伙朋友的谈话；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，主要谈灵魂。全部对话都是参加谈话的斐多向伊奇（Echecrates）讲述的。讲述的地点在弗里乌斯（Phlius），因为伊奇是那个地方的人。

注解是我为读者加的。

斐多

柏拉图对话录之一
(或《论灵魂》，伦理性的)

在场人物

伊奇 (Echecrates)

斐多 (Phaedo)

阿波 (Apollodorus)

苏格拉底 (Socrates)

齐贝 (Cebes)

西米 (Simmias)

克里 (Crito)

监狱的监守人 (原译称为“十一名裁判官的仆从”，
中译简称“监守”。)

伊奇 斐多啊，苏格拉底在监狱里服毒那天，你和他 57
在一起吗？还是说，那天的事是你听别人讲的？

斐多 我和他一起在监狱里，伊奇。

伊奇 那么我问你，他临死说了些什么话？他是怎么 6
死的？我很想听听。因为近来弗里乌斯（Phlius）人一个
都不到雅典去了，弗里乌斯也好久没外地人来。那天的事
没人讲得清楚，只说他喝了毒药死了。所以我们对详细情
况没法儿知道了。

斐多 你连审判都没听说过？审判怎么进行的也没听 58
说过？

伊奇 听说过。有人讲了。不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已
经判处了死刑，还迟迟没有处死。斐多，这是什么缘故呀？

斐多 伊奇，这是偶然。雅典人送往得洛斯（Delos）〔1〕
的船，恰好在他受审的头天“船尾加冕”〔2〕。

〔1〕 得洛斯是希腊的一个小岛，相传是太阳神阿波罗（Apollo）出生地，岛上有阿波罗神庙。

〔2〕 送往阿波罗神庙的船，启程前举行这个典礼。

伊奇 什么船呀？

- b **斐多** 据雅典人传说，从前梯修斯（Theseus）〔1〕等一伙十四个童男童女到克里特去的时候，就乘的这条船。他救了自己，也救了同伙的性命。据这个传说，当时雅典人对阿波罗发誓许愿，假如这伙童男童女能保得性命，雅典人年年要派送使者到得洛斯去朝圣。从那个时期直到今天，他们年年去朝圣。按雅典的法律，出使得洛斯的船往返期间，城里该是圣洁的，不得处决死囚。这段时期有时很长，因为船会碰到逆风。阿波罗的祭司为船尾加冕，就是出使的船启程了。我不是说吗，那只船是苏格拉底受审的前一天加冕的，所以苏格拉底判了死刑以后，在监狱里还待了很久才处死。
- c

伊奇 斐多，他临死是怎么个样儿？说了些什么话？干了些什么事？哪几个朋友和他在一起？监狱的监管人让他的朋友们进监狱吗？还是他孤单单地死了？

- d **斐多** 不孤单，有几个朋友和他在一起，好几个呢。

伊奇 你要是不太忙，请把当时的情况给我讲讲，讲得越仔细越好。

斐多 我这会儿没事，我会尽量仔仔细细地讲给你听。因为，不论是我自己讲苏格拉底，或是听别人讲，借此能想起他，总是我莫大的快乐。

伊奇 好啊，斐多，我的心思正和你的一样，希望你

〔1〕 梯修斯是传奇里的英雄。相传克里特（Crete）岛上有个吃人的牛头怪（Minotaur），雅典每年进贡童男童女各七名供牛头怪食用。梯修斯自愿充当一名进贡的童男。他杀了牛头怪，救了同伙。

尽量仔仔细细地讲。

斐多 我呀，陪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感情很特殊。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要死了，我心里准是悲伤的，可是我并不。因为瞧他的气度，听他的说话，他是毫无畏惧、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，我觉得他是快乐的。所以我想，他即使是到亡灵居住的那边去，一路上也会有天神呵护；假如那种地方也有谁会觉得好，那么他到了那里，他的境遇一定是好的。就为这个缘故，我并不像到了丧事场合、自然而然地满怀悲悯，我没有这种感觉。不过我也并不能感到往常听他谈论哲学的快乐，而我们那天却是在谈论哲学。我的心情非常奇怪。我想到苏格拉底一会儿就要死了，我感到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悲喜交集。当时我们在场的一伙人心情都很相像。我们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哭，尤其是阿波（Apollodorus）——你认识他，也知道他的性格。

伊奇 我当然知道。

斐多 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我也和别人一样，都很激动。

伊奇 斐多，当时有哪些人在场？^[1]

斐多 有几个雅典本地人。阿波之外，有克里（Crito）和他的儿子以及贺莫（Hermogenes）、艾匹（Epiganes）、依思（Aeschines）和安梯（Antisthenes）。皮阿尼亚（Paiania）区的泽西（Ctesippus）也在，还有梅内（Menexenus）和另外几个雅典人。不过柏拉图（Plato）

[1] 他们提到的在场者，多半是后世知名的知识分子。

没在，我想他是病了。

伊奇 有外地人吗？

c **斐多** 有底比斯（Thebes）人西米（Simmias）、齐贝（Cebes）和斐东（Phaedonides）；麦加拉（Megara）的尤克（Euclides）和忒松（Terpsion）。

伊奇 嘿？阿里（Aristippus）和克琉（Cleombrotus）没在那儿？

斐多 他们没在。听说他们俩当时在爱琴岛（Aegina）。

伊奇 还有别人吗？

斐多 我想差不多全了。

伊奇 好吧，你们谈论些什么呢？

d **斐多** 我且给你从头讲起。我和他们一伙前些日子就经常去看望苏格拉底。监狱附近就是他受审的法庭。天一亮我们就在那儿聚会。监狱开门是不早的。我们说着话儿等开门。门开了我们就进监狱去看苏格拉底，大半天的时光都和他在一起。末后那天的早晨，我们集合得特早，因为前一天黄昏，我们离开监狱的时候，听说开往得洛斯的船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约定大清早就到老地方去会合。我们到了监狱，往常应门的监守出来拦住我们，叫我们等等，等他来叫我们。他说：“因为这时候那十一位裁判官正为苏格拉底卸下锁链，并指示今天怎么处他死刑。”过了一会儿，监守回来叫我们进去。我们进了监狱，看见苏格拉底刚脱掉锁链。任娣（Xanthippe）^[1]，你知道她的，她

e

60

[1] 任娣，苏格拉底之妻。

正坐在苏格拉底身边，抱着他的小儿子。她见了我们，就像女人惯常的那样，哭喊着说：“啊，苏格拉底，这是你和你朋友们交谈的末一遭了呀！”苏格拉底看了克里一眼说：“克里，叫人来送她回家。”她捶胸哭喊着给克里家的几个佣人送走了。苏格拉底从他的卧铺上坐起来，拳起一条腿，用手抚摩着，一面说：“我的朋友啊，我们所谓愉快，真是件怪东西！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。看起来，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，谁也不会同时和这两个一起相逢的。可是谁要是追求这一个而追到了，就势必碰到那一个。愉快和痛苦好像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。我想啊，假如伊索（Aesop）^{〔1〕}想到了这一对，准会编出一篇寓言来，说天神设法调解双方的争执却没有办法，就把两个脑袋拴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来了，那个跟脚也到。我现在正是这个情况。我这条腿给锁链锁得好痛，现在痛苦走了，愉快跟着就来了。”

讲到这里，齐贝插嘴说：“嗨，苏格拉底，我真高兴，你这话提醒了我。你把伊索寓言翻成了诗，又作诗颂扬阿波罗，许多人问起这事呢。前天，艾凡（Evenus）^{〔2〕}就问我，你从来没作过诗，怎么进了监狱却作起这些诗来了。他一定还要问呢。等他再问，假如你愿意让我替你回答，你就教我怎么回答。”

苏格拉底说：“齐贝，你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。我作

〔1〕 伊索，约公元前6世纪的寓言作家。

〔2〕 艾凡，职业教师，又是诗人。

这几首诗，并不想和他或他的诗媲美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。我只是想试验一下我做的有些梦是什么意思。我屡次在梦里听到一个督促我的声音，叫我作诗，和文艺女神结交。我生怕疏忽了自己的责任，想知道个究竟。我且说说我的梦吧。我过去常做同一个梦。梦是各式各样的，可是说的总是同一句话。它说：‘苏格拉底啊，创作音乐！培育音乐！’我以前呢，以为这是督促我、鼓励我钻研哲学。我生平追随的就是哲学，而哲学是最高尚、最优美的音乐。梦督促我的事，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，就好比看赛跑的人叫参赛的人加劲儿！加劲儿！可是现在呢，我已经判了罪，因为节日而缓刑，正好有一段闲余的时间。我想，人家通常把诗称为音乐，说不定梦里一次次叫我创作音乐就指作诗，那么我不该违抗，应该听命。我是就要走的人了，该听从梦的吩咐，作几首诗尽尽责任，求个心安。所以我就作了一首赞美诗，歌颂这个节期的神^{〔1〕}。然后我想，一个诗人，如果是真的诗人或创造者^{〔2〕}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，还该创造故事。我不会创造故事，就把现成熟悉的伊索寓言改成诗。齐贝，你把这话告诉艾凡吧，说我和他告别了；并且劝告他，假如他是个聪明人，尽快跟我走吧。看来我今天得走了，因为这是雅典人的命令。”

西米说：“什么话呀！苏格拉底，给艾凡捎这种话！”

〔1〕 指阿波罗。

〔2〕 按希腊文的字义，“诗人”是“创造者”。

我和他很熟，据我对他的认识，我敢说，他除非万不得已，决不会听你的劝告。”

苏格拉底说：“为什么呢？艾凡不是哲学家吗？”

西米说：“我想他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艾凡会听从我的劝告。任何人如果对哲学真有爱好，都会听取我的劝告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他不该自杀。据说，这是不容许的。”苏格拉底一面说话，一面把两脚垂放下地。他从这时起，直到我们谈话结束，始终这么坐着。

齐贝就问他说：“苏格拉底，你既然说哲学家愿意追随去世的人，为什么又说自杀是不容许的呢？”

“怎么的，齐贝？你和西米都是费洛（Philolaus）〔1〕的门弟子，你们就没听到他讲这个问题吗？”

“苏格拉底啊，我们没听到他明明白白地讲。”

“我自己也只是听人家传说。不过我很愿意把我听到的话再说一遍。现在我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讲讲那边儿的事、想想我们对这些事的看法，也正是时候了。因为从现在到太阳西落，我还能做什么更合适的事呢？”

“那么，苏格拉底，你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自杀是不容许的。我和费洛同住在一个城里的时候，我听他说过和你刚才讲的一样的话，也听到别人说过，说是一个人不准自杀。可是谁也没给我讲明白他的那番道理。”

苏格拉底说：“你得有胆量，也许你会听到些道理的。” 62

〔1〕 费洛，当时有名的哲学家。